

经典风行世界

少年名家名著

少年名家名著

黑发魔女



〔英〕亨利·赫加/著 陈娟娟/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神秘

黑发魔女

[英] 亨利·赫加 / 著 陈娟娟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少年名家名著

黑 发 魔 女

作 者：〔英〕亨利·赫加 著 陈娟娟 译

责任编辑：刘德来

责任校对：文 欢

装帧设计：何 武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二道新艺印刷照排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186千字

印 张：8

版 次：1999年4月第1版

印 次：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8 000

书 号：ISBN 7—5387—1282—8/I·1237

定 价：66.00元(全六册)本册定价：11.00元

目 录

第一章	访 客	1
第二章	岁月如梭	10
第三章	阿曼娜达的陶片	15
第四章	暴风雨	29
第五章	黑人头	38
第六章	奇异风俗	49
第七章	尤丝坦妮	60
第八章	宴 会	70
第九章	一双小脚	80
第十章	再度出发	87
第十一章	柯尔平原	94
第十二章	女 王	103
第十三章	艾 莎	112
第十四章	苦恋两千年	125
第十五章	审 判	133
第十六章	柯尔墓穴	139
第十七章	起死回生	147
第十八章	情 敌	158
第十九章	娱嘉宾	170

第二十章	胜 利	177
第二十一章	生死重逢	187
第二十二章	杰宝的预感	193
第二十三章	真理之祠	203
第二十四章	行险路	210
第二十五章	生命之火	219
第二十六章	美梦幻灭	230
第二十七章	跃过深渊	238
第二十八章	翻山越岭	245



第一章 访客

我要讲述的一段往事，此时正清晰地浮现在我的心头，仿佛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二十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卢威·赫利——正在剑桥大学的宿舍里演算数学，准备在一个星期内考取研究所，让老师和同学对我刮目相看。此时我实在太累了，就把书本放下，走到壁炉前拿起烟斗，装上了烟丝，壁炉上点着一支蜡烛，后面是一面狭长的镜子。我正要点燃烟斗，抬头看到镜子里自己的形象，就愣愣地凝视着。火柴燃到尽头，灼痛了我的手指，我急忙把火柴棒扔掉，依旧站在那里凝视着自己的影像。

“好吧！”我大声说道，“希望我能一展才智，因为我的外表确实不会对我有所裨益。”

我的长相一无可取之处，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大都具有青春的魅力，我却不然。我的身材矮壮，胸部宽厚得近乎畸形，手臂又粗又长，外表笨拙，灰色的眼睛也显得空洞无神，头上长着一头既杂乱又浓密的黑发，这就是我二十年前的尊容。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的外貌除了一点些微的改变外，依然是这副德行。我天生就是一副丑样子，不过上天也赋予了我钢铁般的意志与过人的智慧。像我这样的丑八怪，我的大学同学虽然对

我的耐力与体能颇为赞赏，却不喜欢让别人看见他们与我走在一起。我真的是那么孤僻、那么乖戾吗？我真的喜欢独来独往，不喜爱结交任何朋友——或者我应该说只拥有一个朋友吗？上天将我与众人分开，让我在他的胸怀中得到安慰，愿意安慰我的也只有他了。女人看到我就讨厌，一个星期前，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女人称我为“怪物”，并且说我使她联想到“人是猿猴进化而来”的理论。有一次，一个女人假装她喜欢我，我也就将满腔热忱毫无保留的投注在她的身上。但当我稳定的经济来源中断后，她就对我判若两人了。我从来没有这么低声下气的恳求过人，但我还是这样地恳求她，因为我被她甜蜜的面孔迷住，深深爱上了她，而她对我恳求的答复，只是把我带到镜前与我并肩站着。

“你自己看看！”她说，“如果我算是个美人，你又算得上什么？”

当时我才二十岁。

此刻我站在镜前凝视自己，对于自己的孤独产生了一种阴冷的满足感——我既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姊妹。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当时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我无意接待任何陌生人。在大学里——其实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个朋友，或许敲门的就是他。

门外那人发出一阵咳嗽声，我马上前去开门，我听得出他的咳嗽声。

一个三十来岁，相貌异常俊美的高个子，提着一个沉重的铁箱子匆匆走了进来。他将铁箱放到桌子上，又剧烈咳嗽起来。

他咳着咳着，整张脸都涨成紫红色，到后来，他坐下了，脸上也慢慢恢复原来的色彩。我倒了点威士忌给他，他喝完后才算好一点了。

“外面冷得要命，你为什么让我等这么久？”他不高兴地问道，“你知道我怕吹冷风。”

“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在敲门啊，”我回答道，“你怎么这么晚了还跑来找我？”

“是很晚了，我相信这是我最后一次拜访。”他的脸上带着一种鬼魅似的微笑，“我不行了，赫利，我不行了。我恐怕捱不到明天了。”

“胡说！”我说道，“我去找个医生来。”

他急促地挥着手说：“不必了。我是学医的，我很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任何医生都救不了我。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了！这一年来我能活着本身就是奇迹。现在请你注意听我所说的话，因为我没有机会再重复一次了。我们认识两年了，你说说你有多了解我？”

“我知道你很富有，大多数像你这种年纪的人早告别学生生涯了，只有你还热切地学习。我知道你结过婚，你的妻子死了。你是我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朋友。”

“你知不知道我有个儿子？”

“不知道。”

“我有个五岁的儿子。我的妻子就是因为生他而丢掉了性命，因此我一看到他就受不了。赫利，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委托，我想请你做我儿子的惟一监护人。”

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我说道。

“没错，就是你！我这两年来对你的观察并不是毫无收获的。我早知道自己活不长了，所以一直在寻找一个我所能信任的人，以便将儿子和这个铁箱托付给他。”他拍拍铁箱，“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赫利。你就像一棵外表粗糙的树木一样，有着极其坚实的内核。

“你听清楚，这个男孩是世上最古老的家族仅存的硕果。你听到我下面的故事一定会觉得很可笑，然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的第六十五代或是第六十六代的祖先凯利克雷特虽然是希腊人的后裔，却做了埃及爱巴斯女神的祭司长。公元前三三九年，凯利克雷特违反了独身以终的誓言，带着与他相爱的皇室公主逃离埃及。他们的船在非洲海岸，大约是代勒加湾附近的地方遇难，同行的随从都不幸罹难，只有他和他的妻子被救了起来。此后，他们历尽了千辛万苦，最后被一个野蛮部族的女王所接纳。这个女王是个非常漂亮的白种女人，如果你的命够长的话，你可以从这个铁箱子的内容中追查她杀了我的祖先凯利克雷特。他的妻子不知是用什么方法逃到雅典生下一个儿子，她为他取名为提席尼斯，也就是‘复仇者’的意思。

“五百年以后，这个家族迁往罗马，或许是他们想把复仇的观念传给后代，所以就以温达斯为姓氏在罗马定居下来——温达斯也是复仇者的意思。他们在此地住了五世纪之久，直到公元七七〇年查理曼大帝进攻他们所居住的伦巴底城，这个家族的族长对这位伟大的皇帝崇慕万分，就举家随他越过阿尔卑斯

山，最后在不列塔尼定居下来。他的第八代子孙在爱德华坚信者（译注：十一世纪时的英王）时代渡过海峡来到英格兰，到了征服者威廉当政时已拥有高官和厚禄。这以后，我可以毫无遗漏的追溯每一位祖先的事迹。迁徙到英格兰的祖先改用温莎在此定居，本来温莎是很显赫的家族，现在已经没落了。我们家族中有些是军人，有些是商人，他们大致上都受到别人的尊敬，但是他们不再有显赫的声名。从查理二世到本世纪初，这个家族的人代代从商。一七九〇年，我祖父在酿酒业上赚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随后退休了。他于一八二〇年去世，我父亲继承了他的事业，却把大部分的财产花掉了。十年后他也去世了；留给我的是一笔每年约两千镑的纯收益，此后我进行过一次与这个铁箱有关的探险。”他指指铁箱，“这次探险结果很不幸，在我回来的时候，我取道南欧，抵达雅典，遇到了我的妻子，她送掉了一条命。”

他停顿下来用手支住额头，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我的婚姻使我的计划中断了，现在我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没有时间了，赫利。如果你接受我的委托，你终会明白这一切。我妻子死后，我的注意力再度转向探险计划，不过，我觉得我应该先对东方的方言，尤其是阿拉伯语有所了解才行，所以我到剑桥来。可是，很快我的病就在体内蔓延开来，现在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他此时上气不接下气，仿佛是在强调他所说的话。

我又替他倒了一些威士忌，他休息一阵又继续说：“从我儿子雷奥还在襁褓以来，我一直都没有看过他。我永远无法忍受



看到他的脸，不过替我照顾他的人说他是个安静漂亮的男孩。在这封信里——”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封信交给我，“我把他应该接受的教育都列下来了，别人或许会觉得很荒唐。不管怎样，我不能把他托付给陌生人。我再问你一遍，你愿意接受我的托付吗？”

“我得先弄清楚你托付给我的是些什么责任。”我回答。

“你必须把雷奥带在身边，直到他二十五岁为止——记住，你不能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去。在他二十五岁生日那天，你的监

护责任就结束了。然后你用这些钥匙，”他把几把钥匙放在桌上说：“将这个铁箱打开，让他看看里面的东西，并且问他是否愿意从事这项探险。雷奥不必非得去探险不可。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条件。我目前的收入是每年两千二百镑。如果你愿意接受监护的责任，那么一半的收入就是你的——也就是说我每年给你一千镑的酬劳，因为你若负起这个责任，就得放弃你自己的生活，另外一百镑当做孩子的膳宿费。其余的钱则存起来直到雷奥二十五岁为止。如果他想从事我所说的探险活动，手里就有一笔钱可供他使用。

“如果我在这期间内死掉呢？”

“雷奥就得受到法院的监护了。不过，你必须在遗嘱内把铁箱指定交给他。听我说，赫利，不要拒绝我。请你相信我，这对你有益无害。你并不适合过社交生活，社交只会使你深感痛苦。过几个星期，你就会成为研究生，到时你的研究费和我留给你的那笔钱，可以使你过悠闲的生活。”

他停顿下来热切的看着我，可是我还是犹豫。他的委托听起来很奇怪。

“赫利，为了我，请你答应吧！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而我又没有时间另做安排了。”

“好吧！”我说，“假设这份文件里没有使我改变主意的东西。我答应你。”我碰了碰他放在钥匙旁边的信封。

“谢谢你，赫利，真是谢谢你。这里并没有什么。你发誓你会待雷奥如同己出，并且照着这封信的指示去做。”

“我发誓。”我以严肃的口气说。

“很好。请你记住，或许有一天，我会来看看你是否遵守了誓言。虽然我的肉体死掉了，被人遗忘了，但是我还是活着的。赫利，世上并没有死亡这回事，它只是一种改变，我相信这种改变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可以延缓的。”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现在，”他说，“我得走了。箱子放在你这里，我的遗嘱夹在文件中。根据这份遗嘱，雷奥会被送到你身边来。你也会得到应有的报酬。我知道你很诚实，可是你若是不照我的托付去做，我决不会放过你。”

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他举起蜡烛，注视着镜里的那张脸。那张脸原是漂亮的，现在却被疾病毁坏了。“我将要成为蛆虫的食物了！”他说，“想到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变冷变硬，真觉得很奇怪。赫利，一个人如果不受到滋润，生命便没有意义，而我已经很久不知爱为何物了。雷奥若有勇气，有信心的话，他的一生或许会过得很意义。别了，我的朋友。”他突然真情流露，伸手拥抱我，并且在我额头上吻了一下，便转身走开了。

“你听我说，温莎。”我说道，“如果你真的病了，我去找个医生来。”

“不必了！”他热切的说，“你答应我不要去找医生。我就要死了，而且我希望能像中毒的老鼠一样，独自死去。”

“我真不敢相信你会做这种抉择。”我回答道。他微笑着说：“记住我所说的话。”随后他就离开了。我坐下来揉揉眼睛，怀疑自己是否在睡梦里，然后又猜想温莎一定是喝醉了。我知道他已病了一段时间，可是他不可能预知自己活不过今晚呀！如

果他真的死亡在即，恐怕连走都不能走，更何况他还把一个沉重的铁箱抱过来。我觉得他所说的故事使人无法相信，当时我太年轻，不明白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在绝不可能的情况下发生的。

温莎有个自襁褓以来就没有见过的五岁的儿子？不可能。他能够如此肯定预见自己的死期吗？不可能。他能够追溯公元前三百年的祖先事迹，或是突然指定大学同学为儿子的监护人，并且以他收入的半数作为酬金吗？依我看，温莎不是醉了就是疯了。那铁箱内又装了些什么呢？

这些问题困扰着我，最后我受不了，就决定把这些问题抛到一边去。还是睡觉比较重要，于是我把温莎留下来的钥匙和信件放入文件盒中，将铁箱藏在大旅行箱内，上床很快就睡着了。

当我被人叫醒时，觉得自己好像才睡了几分钟。我坐起来揉揉眼睛，天色已经大亮——正确的说是八点了。

“怎么了，约翰？”我看了看服侍我和温莎的校工。“你的样子好像见到鬼一样。”

“是的，先生。我真是见鬼了。”他回答道，“我和往常一样去叫温莎先生起床，但他全身僵硬，已经死在床上了。”

第二章 岁月如梭

温莎的突然死亡惊动了整个学校，不过大家早知道他有病在身，所以没有进行验尸的手续。温莎下葬那天，有个律师从伦敦赶来参加他的葬礼，然后把他遗留下来的文件和动产——那个铁箱除外——带回去了。此后的一个星期内，我没有再听到有关的消息。不过当时我一心只想考取研究所，以致连葬礼都没参加，也没有再见到那个律师。我考完试之后回到房里坐下来，心里觉得轻松许多。几天以来，考试的压力使我没有心情去注意其他事情，现在心情一旦松懈下来，就想到了温莎去世那晚的事情。我一再揣摩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并且怀疑自己是否会再接到有关的消息。

如果我没接到更进一步的₁消息，那个铁箱我该怎么处理？我想了又想，一些事情实在是深深的困扰着我：神秘的深夜访问、死亡的预言在短短时间内就应验了、我所发下的誓言，以及温莎将在另一个世界里监视我实践这个誓言。温莎是否自杀身亡？他所说的探险是什么？这一切都是如此神秘，虽然我不是神经质的人，但是我愈想愈害怕，希望自己与这件事情没有丝毫瓜葛。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更是深切希望自己能置身事外。

门口传来了敲门声，有人送来了一个蓝色大信封装着的信

件，我立刻明白这是温莎的律师写来的信。这封信我至今还保存着，它的内容是：

敬启者：我们的委托人温莎先生于本月九日逝世于剑桥大学，他留下一份由我们共同执行的遗嘱，随信为您附上副本一份。在遗嘱的指示下，您继承了温莎先生一半的遗产，其条件是您愿意出任温莎先生现年五岁的独生子——雷奥·温莎——的监护人。如果温莎先生未亲笔写下明确的指示，或是没有亲自向我们说出他的理由，我们会觉得这件事很不寻常，并且诉请法院调查，以明白立遗嘱人是否有行为能力，或是他这样做是否符合他儿子的利益。后来我们获知温莎先生是具有高度智慧与洞察力的人，而且他无法把孩子托付给其他人，但我们仍然觉得这样做是不得已的。

接信后请即复函，告诉我们您希望何时把孩子接过去，以及您希望我们以何种方式把温莎的遗产付给您。

余言后谈

杰佛利与乔登 敬上

我把信放下，然后看了看温莎的遗嘱。遗嘱中列出的条文不外是温莎去世以前告诉我的那些。那么这是事实了，我非得把那个小男孩带在身边不可。我突然想到温莎连那箱子一齐留给我的信，就将那封信找了出来。信上指明了在雷奥二十五岁生日那天把铁箱打开，另外把雷奥的教育内容列了出来，其中包括希腊文、高等数学与阿拉伯文。温莎在信末写着，如果雷奥在二十五岁之前死亡，我可以把铁箱打开，自己决定是否要照铁箱内的线索从事任何活动，若是无意于此，就把箱内的东

西毁掉。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那些东西都不得交给别人。

看了信后，我并没有对情况更加了解，也找不到任何足以拒绝履行诺言的借口。我只能尽快的写信给杰佛利和乔登先生，告诉他们我接受温莎的委托，请他们十天以后把雷奥送来。信寄出后，我向学校说明事情的原委。经过一番努力后，他们终于答应在我取得研究生资格后——我对此有十足的把握——和雷奥住在一起。他们的条件是叫我搬出宿舍另外租房子。我在离校门不远的地方找到一栋相当不错的公寓。

其次，我得找个看护，我不能找个女人来左右我，并且让她独占孩子的感情。五岁大的男孩子没有女性照顾也没有关系，因此我开始寻找一个合适的男看护。很幸运的，我找到了一个值得尊敬的圆脸青年，他家共有十七个小孩，照顾幼小的弟妹对他来说根本就是家常便饭。除此之外，我还将那个铁箱带进城，亲手将它存放在银行内，顺便在城里买了一些有关儿童健康，以及如何照顾儿童的书，仔细的读过后，又读给男看护杰宝听。

最后，雷奥在一个老妇人的陪伴下来到这里，他可真是个漂亮的男孩。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得那么完美的孩子，他的眼睛是灰色的，额头很宽，那张脸像精心雕刻的宝石一样，最迷人的地方还是那头卷曲的纯金色头发。老妇人哭得很伤心，当她挣脱孩子的手毅然离开后，孩子也哭了一会儿。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景象：他站在那里，窗外的阳光照射在他金色的卷发上，他用手背揉着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却注视着我们。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朝他伸出一只手，要他走到我这边来。杰宝则在